**《天龍八部》段落大意**

* **第\_\_\_\_18\_\_\_\_回**
* **大意撰寫人：\_\_\_楊家慧\_\_\_\_\_\_\_\_\_\_\_\_**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**段落** | **此段落最初的2-5句話** | **此段落最末的2-5句話** | **段落大意** |
|  | 兩人按轡徐行，走向無錫。行出數裡，忽見道旁松樹上懸著一具屍體，瞧服色是西夏武士。再行出數丈，山坡旁又躺著兩具西夏武士的死屍，傷口血漬未幹，死去未久。 | 王語嫣道：「這人武功極高，舉手殺人，不費吹灰之力，真是了不起。咦，那邊是誰來了？」 | 段譽和王語嫣兩人發現林裡有很多西夏武士剛死的屍體，知道有高手來過了。 |
|  | 只見大道上兩乘馬並轡而來，馬上人一穿紅衫，一穿綠衫，正是朱碧雙姝。段譽大喜，叫道：「阿朱姑娘，阿碧小……姑娘，你們脫險啦！好啊，妙極！妙之極矣！」 | 段譽聽到她親口說「是段公子救了我的」這句話，全身輕飄飄的如入雲端，跟著腦中一陣暈眩，幾乎便要從馬背上摔將下來。 | 段譽看到阿朱和阿碧都平安無事，四個人相聚在一起，非常高興。  王語嫣說段譽救了她，段譽聽了，內心裡開心得差點暈過去。 |
|  | 阿朱道：「是啊，我和阿碧中了毒，迷迷糊糊地動彈不得，和丐幫眾人一起，都給那些西夏蠻子上了綁，放在馬背上。 | 阿朱道：「是啊。我說：‘喬幫主，咱姊妹中了毒，勞你的駕，在西夏蠻子身上找找解藥。’喬幫主在一名西夏武士屍身上搜出了一隻小瓷瓶，是香是臭，也不用說了。」 | 阿朱說她和阿碧都中了毒，被西夏武士抓住了。是喬幫主救了她們兩個，也幫忙拿了很臭的解藥讓她們解毒。 |
|  | 王語嫣問道：「喬幫主呢？」阿朱道：「他聽說丐幫人都中毒遭擒，說要救他們去，急匆匆地去了。他又問起段公子，甚是關懷。」 | 阿朱道：「丐幫的人不識好歹，將好好一位幫主趕了出來，現下自作自受，正是活該。依我說呢，喬幫主壓根兒不用去相救，讓他們多吃些苦頭，瞧他們還不趕不趕人？」段譽道：「我這把兄香火情重，他寧可別人負他，自己卻不肯負人。」 | 王語嫣詢問喬幫主的下落，阿朱答他去拯救中毒的丐幫人了，並認為丐幫人將喬幫主趕出來是自作自受。  段譽說喬幫主是重情義之人。 |
|  | 阿碧問道：「王姑娘，咱們現下去哪裡？」王語嫣道：「我和段公子本來商量著要來救你們兩個。現下四個人都平平安安，真再好不過。丐幫的事跟咱們不相干，依我說，咱們去少林寺尋你家公子去吧。」 | 段譽知道她們在談論自己的蠢事，心想自己雖醜態百出，終於還是保護王語嫣周全，不由得又羞慚，又有些驕傲；見這三個少女相互間十分親密，把自己全然當做了外人，此刻已是如此，待得見到慕容公子，自己自然更無容身之地，慕容複多半還會像包不同那樣，毫不客氣地將自己趕開，就算不趕吧，自己在勢也不得不遠遠避在一旁，想來實在無味之極，卻又無可奈何。 | 王語嫣決定要一起到少林寺找慕容公子，段譽心裡覺得不是滋味，但還是一起陪同前往少林寺。  四個人一起前往北方，三位女生在路上有說有笑。段譽一個人插不上話，默默覺得自己比不上慕容公子。 |
|  | 行出數裡，穿過了一大片桑林，忽聽得林畔有兩個少年人的號哭之聲。四人縱馬上前，見是兩個十四五歲的小沙彌，僧袍上血漬斑斑，其中一人還傷了額頭。阿碧柔聲問道：「小師父，是誰欺侮你們麼？怎地受了傷？」 | 阿朱道：「你們快走遠些，若給那些番人捉到，別讓他們將你兩個宰來吃了。」兩個小沙彌一驚，踉踉蹌蹌地走了。 | 大家經過一片桑林時，發現兩個小沙彌受傷了。原來有番邦壞人抓了丐幫人到天寧寺惹事，並且殺了裡面的師父。 |
|  | 阿碧道：「丐幫眾人既都給囚在天寧寺裡，喬幫主趕向無錫城中，可撲了個空。」段譽道：「咱們去把丐幫這些傢伙救了出來，臊他們一臊，倒也不錯。」 | 王語嫣臉上一紅，低聲道：「段公子，我說錯了話，你還在惱我麼？」段譽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我怎敢惱你？」王語嫣嫣然一笑，道：「阿朱姊姊，你們卻到哪裡改裝去？」阿朱道：「須得到個小市鎮上，方能買到應用的物事。」 | 他們決定要喬裝進去天寧寺拯救丐幫人們：段譽喬裝為慕容公子，阿朱則喬裝成喬幫主。但段譽對於要喬裝成慕容公子感到很不是滋味。  四人到鎮上購入喬裝用品。 |
|  | 四個人撥過馬頭，轉而向西，行出七八裡，到了一鎮，叫做馬郎橋。那市鎮甚小，並無客店，阿朱想出主意，雇了一艘船停在河裡，然後去買了衣物，關上船艙，在船中改裝。江南遍地都是小河，船隻之多，不下於北方的牲口。 | 兩人你瞧瞧我、我瞧瞧你，各自思湧如潮，不知阿朱、阿碧早到後艙改裝去了。 | 四個人租了一艘船，在船上進行喬裝。  阿朱幫段譽進行喬裝打扮，妝容非常相似，讓王語嫣看呆了。  阿朱到船後艙進行喬裝。 |
|  | 過了良久，忽聽得一個男子的聲音粗聲道：「啊，你在這兒，找得我做哥哥的好苦。」段譽一驚，抬起頭來，見說話的正是喬峰，不禁大喜，說道：「大哥，是你，那好極了。咱們正想改扮了你去救人，現下你親自到來，阿朱姊姊也不用喬裝改扮了。」 | 不知她在手上塗了什麼東西，一隻柔膩粉嫩的小手，伸出來時居然也是黑黝黝地，雖不及喬峰手掌粗大，但旁人一時之間卻也難以分辨。  王語嫣眼望段譽的背影，只想：「如果他真是表哥，那就好了。表哥，這時候你也在想念我麼？」 | 阿朱喬裝打扮成喬峰，效果非常相似，段譽以為她就是真正的喬峰。  阿朱和段譽出發去拯救丐幫人們。  王語嫣看到喬裝成慕容公子的段譽後，很想念慕容公子。 |
|  | 阿朱和段譽乘馬來到離天寧寺五裡之外，生怕給寺中西夏武士聽到蹄聲，將坐騎系在一家農家的牛棚中，步行而前。 | 說話之間，各人已進了大殿，赫連鐵樹請段譽上座，段譽卻以首位相讓阿朱。 | 阿朱和段譽來到天寧寺，大家都沒發現他們是喬裝打扮的假喬峰和假慕容複，很恭敬地請他們進去。  南海鱷神挑釁段譽，要跟他過招。 |
|  | 南海鱷神大聲道：「喂，慕容小子，你且說說看，我最拿手的功夫是什麼。」段譽微微一笑，心道：「旁人問我，我還真的答不上來。你來問我，那可巧了。」 | 南海鱷神側過了頭，又細細打量段譽。他為人雖兇殘狠惡，卻有佩服英雄好漢之心，過了一會，大拇指一挺，說道：「好本事！」段譽笑道：「見笑了！」 | 南海鱷神對段譽嗆聲和挑釁，問對方知不知道他最拿手的武功，但他沒想到段譽竟然知道是鱷尾鞭和鱷嘴剪，心裡驚訝又非常佩服這個英雄。 |
|  | 南海鱷神心想：「他連我新練的拿手兵刃也說得出來，我其餘的武功也不用問他了。可惜老大不在這兒，否則倒可好好地考他一考。啊，有了！」大聲說道：「慕容公子，你會使我的武功，不算稀奇；倘若我師父到來，他的武功你一定不會。」 | 南海鱷神一怔，胸口一股氣登時泄了，立定了腳步，說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你能包住了眼睛走這怪步，只怕我師父也辦不到。好！姑蘇慕容，名不虛傳，我南海鱷神服了你啦！」  段譽拉去眼上手巾，返身回座。大殿上登時彩聲有如春雷。 | 南海鱷神吹牛說他的新師父是大理段公子，本事比眼前的假慕容公子還要高。  於是段譽用凌波微步與南海鱷神過招，甚至蒙眼過招。  阿朱擔心段譽被打中，出聲打斷南海鱷神的攻擊。 |
|  | 赫連鐵樹待兩人入座，端起茶盞，說道：「請用茶。兩位英雄光降，不知有何指教？」阿朱道：「敝幫有些兄弟不知怎地得罪了將軍，聽說將軍派出高手，以上乘武功將他們擒來此間。在下斗膽，要請將軍釋放。」 | 段譽伸手到他懷裡，掏出一個小瓶，果然便是解藥，笑道：「解藥取出來了，卻不給你聞。」和阿朱並肩走向後殿，推開東廂房門，只見裡面擠滿了人，都是丐幫被擒的人眾。 | 現場的眾人都中毒了，大家都身體軟弱無力。段譽百毒不侵，因此無恙，他拿解藥幫阿朱解毒。  西夏人們都認為有內奸，但大家都無力氣解毒，求段譽幫忙拿出解藥。  段譽拿走解藥後，不理他們，和阿朱到後殿東廂救丐幫的人們。 |
|  | 阿朱一進去，吳長老便大聲叫了起來：「喬幫主，是你啊，謝天謝地。」阿朱將解藥給他聞了，說道：「這是解藥，你逐一給眾兄弟解去身上之毒。」吳長老大喜，待得手足能夠活動，便用瓷瓶為宋長老解毒。段譽則用努兒海的解藥為徐長老解毒。 | 阿朱見丐幫中群豪紛紛來到大殿，低聲道：「大事已了，咱們去吧！」大聲道：「我另有要事，須得和慕容公子同去辦理，日後再見。」說著快步出殿。吳長老等大叫：「幫主慢走，幫主慢走。」阿朱哪敢多停，反而和段譽越走越快。丐幫中群豪對喬峰向來敬畏，誰也不敢上前阻攔。 | 阿朱和段譽幫大家解毒，丐幫的大家都以為喬峰和慕容公子來救他們了。  由於人數太多，阿朱請吳長老到西夏人身上搜刮解藥，果然搜到六瓶解藥。  阿朱擔心自己被丐幫的人看到破綻，不敢久留，與段譽快步離開。 |
|  | 兩人行出裡許，阿朱笑道：「段公子，說來也真巧，你那個醜八怪徒兒正好要你試演淩波微步的功夫，還說你比他師父更行呢。」段譽「嗯」了一聲。阿朱又道：「不知是誰暗放迷藥？那西夏將軍口口聲聲說是內奸，我看多半是西夏人自己幹的。」 | 來到天寧寺外，只見十多名丐幫弟子正綁住一個個西夏武士，押著從寺中出來。喬峰大喜：「丐幫眾兄弟原來已反敗為勝」。 | 段譽和阿朱在路上猜測誰是放毒氣的內奸。  在路上，他們看到喬峰騎馬經過。段譽差點向他打招呼，但被阿朱阻止了。  喬峰來到天寧寺，發現丐幫人們都平安沒事，鬆了一口氣。 |
|  | 群丐見喬峰去而複回，紛紛迎上，說道：「幫主，這些賊虜如何發落，請你示下。」喬峰道：「我早已不是丐幫中人，‘幫主’二字，再也休提起。大夥兒有損傷沒有？」 | 喬峰仰天長笑，聲音悲涼，大聲道：「我喬峰和丐幫再無瓜葛，要這打狗棒何用？徐長老，你也將喬峰瞧得忒也小了。」雙腿一夾，胯下馬匹四蹄翻飛，向北馳去。 | 丐幫長老們看到喬峰，覺得慚愧，並向他請罪。大家發現喬峰對剛剛發生的事情沒有印象，覺得非常驚訝。甚至有人覺得喬峰正在進行秘密謀劃。  喬峰自認不再是丐幫幫主，與丐幫再也沒有瓜葛，並聲明他沒有拿打狗棒，然後騎馬離去。 |
|  | 喬峰自幼父母對他慈愛撫育，及後得少林僧玄苦大師授藝，再拜丐幫汪幫主為師，行走江湖，雖多曆艱險，但師父朋友，無不對他赤心相待。這兩天中，卻是天地間陡起風波，一向威名赫赫、至誠仁義的幫主，竟給人認作是賣國害民、無恥無信的小人。 | 誰也料不到喬峰挾了爹娘的屍首，反向少室山上奔去。他躥向一個人所難至、林木茂密的陡坡，將爹娘掩埋了，跪下來恭恭敬敬地磕了八個響頭，心中暗祝：「爹、娘，是何人下此毒手，害你二老性命，兒子定要拿到兇手，到二老墳前剜心活祭。」 | 喬峰認為必須查清楚自己的身世，決定到河南找三槐公詢問自己的身世來歷，並賣馬當盤纏。  喬峰回到舊居，發現父母都被高手殺死了，悲傷大哭。  四位少林寺的僧人來到，大罵喬峰是不孝的契丹人，動手殺死自己義父義母。  喬峰向僧人問不出通風報信的人是誰，於是帶著父母的屍體逃到森林中埋葬。  少林寺的僧人都追不上喬峰的蹤影。 |
|  | 想起此次歸家，便只遲得一步，不能再見爹娘一面，否則爹娘見到自己已長得如此雄健魁梧，一定好生歡喜。倘若三人能聚會一天半日，也得有片刻的快活。想到此處，忍不住泣不成聲。他自幼便甚硬氣，極少哭泣，今日實是傷心到了極處，悲憤到了極處，淚如泉湧，難以抑止。 | 忙碌了一個多時辰，只差著沒將土地挖翻，卻哪裡找得著喬峰？各人都嘖嘖連聲，稱奇道怪，偶爾不免口出幾句辱駡之言，佛家十戒雖戒「惡語」，那也顧不得了。當下將玄苦大師的法體移入「舍利院」中火化，將守律僧送到「藥王院」去施藥治傷。群僧垂頭喪氣，相對默然，都覺這一次的臉實在丟得厲害。少林寺高手如雲，以這十余位高僧的武功聲望，每一個在武林中都叫得出響噹噹的字型大小，竟讓喬峰赤手空拳，獨來獨往，別說殺傷擒拿，連他如何逃走，竟也摸不著半點頭腦。 | 喬峰擔心恩師玄苦大師也遭遇危險，因為只剩下恩師知道他的身世，連忙抄小路到少林寺。  喬峰跟著僧人來到一間屋宇，並在那裡見到了恩師。恩師見到喬峰容貌後，不久就圓寂了。  小沙彌說打傷玄苦大師的人長得跟喬峰一模一樣，喬峰就是偷襲玄苦大師的兇手。  少林寺的僧人們大怒，準備擒拿喬峰。  喬峰不願意傷害僧人們，吹熄油燈後趁黑逃走，僧人們搜索全寺也找不到他。 |
|  | 原來喬峰料到變故一起，群僧定然四處追尋，但於适才聚集的室中，卻決計不會著意，是以將守律僧一掌拍出之後，身子一縮，悄沒聲地鑽到了玄苦大師生前所睡的床下，十指插入床板，身子緊貼床板。雖也有人曾向床底匆匆一瞥，卻看不到他。待得玄苦大師的法體移出，執事僧將證道院的板門帶上，更沒人進來了。 | 右首的僧人問道：「什麼叫做‘一夢如是’？」坐在第二個蒲團上的僧人道：「虛清師弟，你平時從來不多嘴多舌，怎地今天問個不休？你要知道菩提院的秘密，去問你師父吧。」 | 喬峰躲在床板下，等人群散後才逃走。他經過一面銅鏡前，看到鏡子中的身影，想起曾經看過跟自己相似的背影。  喬峰躲到殿上的佛像身後，這時來了六位僧人。喬峰在佛像後面偷聽到了他們之間的對話。 |
|  | 那名叫虛清的僧人便不再問，過了一會，道：「我到後面方便去。」說著站起。他自右首走向左邊側門，經過自左數來第五名僧人的背後時，忽然右腳提起，踢中了那僧後心「懸樞穴」。懸樞穴在人身第十三脊椎之下，那僧在蒲團上盤膝而坐，懸樞穴正在蒲團邊緣，給虛清足尖踢中，身子緩緩向右倒去。這虛清出足極快，卻又悄無聲息，跟著便去踢那第四僧的「懸樞穴」，接著又踢第三僧，霎時間接連踢倒三僧。 | 他為什麼先從前門奔出，卻又悄悄從後門進來？嗯，地下躺著五個和尚，待會旁人進來一問，那五個和尚都說他從前門逃走了，大家就不會在這菩提院中搜尋。嘿，此人倒也工於心計。」  喬峰手上仍拿住虛清不放，將嘴唇湊到他耳邊，低聲道：「你若聲張，我一掌便送了你性命，知不知道？」虛清點了點頭。 | 虛清突然攻擊身邊的四位僧人。喬峰躲在佛像後面目睹這一切，決定要抓住虛清問清楚。  在僧人們來到之前，  喬峰在佛像後面抓住了虛清，不讓他逃走。 |
|  | 便在這時，大門中沖進七八個和尚，其中三人手持火把，大殿上登時一片光亮。眾僧見到殿上五僧橫臥在地，登時吵嚷起來：「喬峰那惡賊又下毒手！」「嗯，是虛湛、虛淵師兄他們！」「啊喲，不好！這銅鏡怎麼給掀起了？喬峰盜去了菩提院的經書！」「快快稟報方丈！」喬峰聽到這些人紛紛議論，不禁苦笑：「這筆賬又算在我身上。」片刻之間，殿上聚集的僧眾愈來愈多。 | 玄慈雙手合十，說道：「菩提院中所藏經書，乃本寺前輩高僧所著闡揚佛法、渡化世人的大乘經論，佛門弟子得了去，念誦鑽研，頗能宏揚佛法。但如世俗之人得去，不加尊重，罪過不小。各位師弟師侄，自行回歸本院安息，有職司者照常奉行。」 | 大夥們來到之後，以為又是喬峰攻擊僧人，但暈倒的僧人說攻擊者是虛清。真正的虛清辯解說不是他，也不是他盜經，  方丈也證明虛清不是攻擊者，還他一個清白。  虛湛猛然想起攻擊者的武功不是少林寺的本門武功。玄慈請群僧各自回去休息。 |
|  | 群僧退去，殿上只留下玄慈、玄難、玄寂三僧，坐在佛像前蒲團之上。玄慈突然朗聲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罪過，罪過！」這八字一出口，三僧忽地飛身而起，轉到了佛像身後，一齊出掌，分向喬峰拍到。 | 喬峰臨去時回頭一瞥，只見銅鏡被玄慈方丈那一拳打得碎成數十塊，散在地下，每塊碎片之中，都映出了他後影。喬峰又是沒來由的一怔：「為什麼每次我看到自己背影，總是心下不安？到底其中有什麼古怪？」其時急於遠離少林，心頭雖浮上這層疑雲，在一陣急奔之下，便又忘懷了。 | 人群散去後，玄慈、玄難、玄寂三僧透過銅鏡看到了喬峰和虛清躲在佛像後面，出手過招。  喬峰跟武功高強的三僧過招數回之後，他拎著虛清逃走了。 |
|  | 少室山中的道路他極熟悉，躥向山后，盡揀陡峭的窄路行走，奔出數裡，耳聽得並無少林僧眾追來，心下稍定，放落虛清，喝道：「你自己走吧！可別想逃走。」不料虛清雙足一著地，便即軟癱委頓，蜷成一團，似乎早已死了。喬峰一怔，伸手探他鼻息，只覺呼吸若有若無，極是微弱，再去搭他脈搏，也跳動極慢，看來立時便要斷氣。 | 哪知此人真面目一現，竟是那個嬌小玲瓏、俏美可喜的小姑娘阿朱，當真做夢也料想不到。喬峰雖和阿朱、阿碧二人見過數面，又曾從西夏武士的手中救了她二人出來，卻不知阿朱精於改裝之術，若換作段譽，便早猜到了。 | 在逃走的路上，喬峰發現虛清快死了，又發現她是個女子，但還是傳真氣給她身體，救她一命。  喬峰發現這個虛清竟然是阿朱姑娘喬裝而成，不禁感到驚訝。 |
|  | 喬峰這時已辨明白她並非中毒，乃是受了拳力之傷，略一沉吟，已知其理。先前玄慈方丈發劈空拳擊來，自己以銅鏡擋架，雖未擊中阿朱，但其時自己左手中提著她，這淩厲之極的拳力已傳到了她身上。相明此節，不由得暗自歉仄：「倘若我不是多管閒事，任由她自來自去，她早已脫身溜走，決不致遭此大難。」 | 阿朱坐起身來，拍手笑道：「喬大爺，你這主意真高。待我身子好了，我便男裝進寺，再改穿女裝，大搖大擺地走到大雄寶殿去居中一坐，讓個個和尚氣得在地下打滾，那才好玩呢！啊……」她一口氣接不上來，身子軟軟彎倒，伏在床上，一動不動了。 | 喬峰自責害阿朱受傷，決定要送阿朱到鎮上治傷。他暫時用阿朱的自備藥幫她敷藥。  鎮上醫生說阿朱傷勢太重了，沒藥可醫，僅開無療效的藥給喬峰。  喬峰問阿朱到少林寺的緣由。阿朱說明她聽說找慕容公子在少林寺，於是到那邊找公子，但少林寺的僧人不讓女子入廟，阿朱只好喬裝進去少林寺。 |
|  | 喬峰一驚，食指在她鼻孔邊一探，似乎呼吸全停了。他心中焦急，忙將掌心貼在她背心「靈台穴」上，將真氣送入她體內。 | 阿朱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好，我便放心了。喬大爺，我求你一件事。」喬峰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阿朱道：「今晚你在我房裡陪我，別離開我！」她想喬峰這一走開，自己只怕挨不到天明。喬峰道：「很好，你便不說，我也會坐在這裡陪你。你別說話，安安靜靜地睡一會兒。」 | 喬峰怕阿朱斷氣，陸續地傳輸真氣給阿朱身體，幫她續命。  喬峰怕阿朱擔心自己的傷勢，反而加重傷勢，於是騙她只有輕傷，並要她好好休息。 |
|  | 阿朱閉上眼睛，過了一會，又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喬大爺，我睡不著，我求你一件事，行不行？」喬峰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阿朱道：「我小時候睡不著，我媽便在我床邊唱歌兒給我聽。只要唱得三支歌，我便睡熟啦。」 | 阿朱介面道：「那狼說它肚子餓了，要吃老公公，是不是？」喬峰道：「唉，這故事你聽見過的？」阿朱道：「這是中山狼的故事。我不愛聽書上的故事，我要你講真的故事。」 | 阿朱請喬峰唱歌哄她睡覺，喬峰說自己不會唱歌。  於是阿朱請喬峰說故事給她哄睡，喬峰只好硬著頭皮說了一個故事給阿朱聽。阿朱非常開心，請喬峰快說。 |
|  | 喬峰沉吟道：「不是書上的，要真的故事。」心想：「丐幫和契丹人爭鬥兇殺的那些故事，說來驚心動魄，這小姑娘卻未必愛聽，嗯，只得說個小孩子的故事。」便道：「好，我講一個鄉下孩子的故事給你聽。 | 喬峰道：「後來少林寺一位和尚送了藥，治好了他的病。」阿朱道：「少林寺中倒也有好和尚。」喬峰道：「自然有。少林寺中有幾位高僧仁心俠骨，著實令人可敬！」說著心下黯然，想到了授業恩師玄苦大師。 | 故事中的一家人很窮，父親病了但沒錢請大夫。母親拿著僅存的錢，到鎮上請大夫看病，但大夫嫌他們家又遠又窮，不願意前往，並把母子倆趕走了。  孩子懷恨在心，在回家路上偷了一把刀。  回到家後，母親發現銀兩不見了，以為孩子偷錢拿去買刀了。但父母完全不責怪孩子。  孩子深夜到大夫家捅死了大夫。這大夫家後來也家破人亡了。  父親的病在少林寺的高僧協助之下，順利康復了。 |
|  | 阿朱「嗯」的一聲，沉吟道：「那大夫瞧不起窮人，不拿窮人的性命當一回事，固然可惡，但也罪不至死。這個小孩子，也太野蠻了。我真不相信有這種事情，七歲大的孩子，怎地膽敢動手殺人？啊，喬大爺，你說的這個故事，是真的麼？」喬峰道：「是真的事情。」阿朱歎息一聲，輕聲道：「這樣兇狠的孩子，倒像是契丹的惡人！」 | 喬峰雙手抱頭，說道：「那也不單因為他踢我媽媽，還因他累得我受了冤枉。媽媽那四錢銀子，定是在大夫家中拉拉扯扯時掉在地下了。我……我生平最受不得給人冤枉！」 | 阿朱不小心說出故事中的孩子很兇惡，很像是契丹人。喬峰臉色大變。  阿朱發現故事裡的孩子就是喬峰，馬上安撫他。 |
|  | 可是，便在這一日之中，他身遭三樁奇冤。自己是不是契丹人，還沒法知曉，但喬三槐夫婦和玄苦大師，卻明明不是他下手殺的，然而殺父、殺母、殺師這三件大罪的罪名，卻都安在他頭上。到底兇手是誰？如此陷害他的是誰？ | 他父母待他，全不同尋常父母對待親兒，以他生性之精明，照理早該察覺，然而從小便是如此，習以為常，再精明的人也不會去細想，只道他父母特別溫和慈祥而已。此刻想來，只覺事事都證實自己是契丹夷種。 | 喬峰覺得自己被殺父、殺母、殺師這三件大罪的罪名冤枉了，他不知道誰是真正的兇手。  喬峰仔細回想往事，覺得自己應該真的是契丹人，感到很憂傷。 |
|  | 阿朱安慰他道：「喬大爺，他們說你是契丹人，我看定是誣衊造謠。別說你慷慨仁義，四海聞名，單是你對我如此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丫鬟，也這般盡心看顧，契丹人殘毒如虎狼一般，跟你是天上地下，如何能比？」 | 喬峰默然不語，心道：「如果我真是契丹人，連阿朱這樣的小丫鬟也不會理我了。」霎時之間，只覺天地雖大，竟無自己容身之處，思湧如潮，胸口熱血沸騰，自知為阿朱接氣多次，內力消耗不少，當下盤膝坐在床畔椅上，緩緩吐納運氣。  阿朱也閉上了眼睛。 | 阿朱安慰喬峰說，大家說他是契丹人這件事情肯定是誣衊造謠的。她說，即使他是真的契丹人，那也是好的契丹人。 |